

纠结啊！被“群”绑架的家长

■本报记者 张鹏

加入家长群 如同吃饭睡觉般成生活必备

刘浩清是一个四年级孩子的爸爸，像他这样加了上百个群的家长很多。“我这不算啥，最多的家长手机里，约有500个家长群，进群后就会发现，不少家长都是熟面孔。”他说。

微信群、微信公众号、QQ群、家长论坛……在家长们的日常生活中，从这些地方获取教育相关信息，如同吃饭睡觉一般成为生活中的必备。

此前，家长们大多习惯“泡论坛”，家长帮、篱笆网和千帆网等教育类社区是家长们获取教育信息的主要来源。近三四年，各类分年级、分学科的家长微信群相继兴起，逐渐取代了论坛的地位。

这些家长群通常有明确的年级和分阶段考试目标。一名家长随口就列举了在家长圈子里颇有名气的家长群体：2015年至2020年准备入小学的家长群称之为“上书房”，群内大多家长关注的是幼小升小的相关信息；针对2年级学生群体影响较大的家长群号称“包子铺”；以3年级奥数起家、目前覆盖到3-5年级所有学科的家长群，影响较大的有“侠客岛”……

以“侠客岛”为例，据悉，这个QQ主群目前已积累了1000多名会员。为满足更多家长的需求，管理员还开设了其他6个QQ副群，每个群接近2000人，覆盖了沪上200多所小学。

因为家长群维护得如火如荼，发起人还开设了公众微信号，短短几个月，公众号的粉丝量就能达万人，单篇文章的阅读量可超过10万+。

实时汇报孩子学习进度 不然小心被踢出家长群

加入部分家长群有着较高的“门槛”。刘浩清加入的家长群就立下“规矩”：提供孩子的学籍卡照片，拿出四大奥数杯赛二等奖以上的证书，或在某培训机构组织的每年两次综合测评考试中获得二等奖以上的名次。

另一名家长加入的幼小升小家长群还要实时汇报孩子的学习进度；语数外都报了哪些培训班、获得了什么名次。即便不是在参加比赛，也要随时分享现阶段孩子和家长的在阅读哪些书、学会了什么新技能。

家长方剑加入了一个影响力不小的群，他告诉记者，最初建立家长群的是一批在某培训机构成绩较好的学生家长，据此交流奥数学习心得。说白了，最初的两三百人都是孩子在奥数方面获得了很好成绩的家长们。其中就极有名的“牛娃”——小学二年级时就获得五年级学生的奥数杯赛奖项，四年级时已将沪上四大奥数杯赛一等奖尽收囊中。

“粗略地算，我大概加入了100多个家长群，关注的教育类微信公众号也有几十个。没有这些消息源，好像分分钟就要落在别人后面了！”一位孩子今年面临幼升小的家长这样告诉记者。她身边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如今，手机移动端的微信群和QQ群正逐渐替代网络论坛，汇聚了大量的家长，成为了超大“牛娃数据库”。

但值得警醒的是，众多的家长群和公众号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反而成为了培训机构营销补课产品的阵地。运营者们或赤裸裸、或隐藏颇深地将应试教育的理念灌输给家长们——排列各种杯赛名次、分享通过刷题考奥数成功升学的案例等。

手机的另一端，家长们对待群和公众号又爱又恨，“太纠结了，不看担心会错过许多信息，参与群中讨论不知不觉自己就会陷入焦虑的泥潭。”



专家建议

辨别家长群消息，考验养育智慧

邓赐平 华东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所所长

在互联网特性明显的“群”中，用户间会形成鲜明的结构化关系，在群内更有影响力的人，如不能保持中立，很容易将群转化为带营销性质的阵地。身在群中的家长，其实心里也都有杆秤，不想让孩子过于辛苦，但在各种信息和情绪的分享下不能自拔。这对家长的养育智慧是考验。一方面，家长应对网上的信息抱有批判态度，学会追求知识的来源。其次，不能过多依赖互联网平台作为情绪体验和调节的渠道。家长养育的压力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助方式得到缓解，但这需要专业人士来提供可靠、科学的指导，而不应该轻信具有明显商业性质的“家长群”。家长盲目加入各类群，不但不会提升养育智慧，反而产生副作用。

在群里，有些家长对大数据研究颇感兴趣，根据网上各类奥数比赛公布的名单和成绩，用自己的计算方式排出全市奥数牛娃的“琅琊榜”，并在微信公众号里张榜，广发英雄帖，邀请榜上有名的家长入群。通过这样的方式，还真凑齐了榜上所有牛娃的家长。

如今，每次杯赛成绩公布后，擅长数据分析的家长们会聚在群里，分析孩子的成绩、给出排名，甚至会分析获奖学生的学校。这对群管理员来说并非难以企及，因为在众多的群会员中，在实名制入群过程中就等于向群主公开了孩子所有的个人信息。一定程度上来说，家长群变成了最大的“牛娃数据库”。

成绩像样才能升至私密群 不断加码的家长焦虑

众多家长群里还有着有一套明确的升级制度。成绩普通的孩子可以先加入副群，拿出像样的奥数、英语、语文等竞赛成绩，可申请加入主群。这些孩子中，成绩在“琅琊榜”前100名的孩子家长可加入更高级别的小群。这让家长群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家长置身其中，就有不断“升级打怪兽”的欲望，总会觉得更高级别的群会分享更多有关升学的小道消息。

“家长入群、公众号是既爱又恨，非常纠结。”幼儿园大班孩子家长涵涵说，加入家长群最大的好处在于在这

样的平台上可以分享信息，尤其是部分学校、教育管理部门不愿公开的小道消息，弥补了消息不对称带给家长的部分焦虑感。另一方面，在非考试、杯赛集中阶段，群内家长相互交流很轻松，聊聊韩剧和各类非教育话题，群在此时成为有趣的社交场所。

但更多时候，群里的家长被各种焦虑笼罩。尤其是每逢升学季、杯赛季，群内的气氛非常压抑，每天都只有考试信息、分数公布，甚至有家长晒出“草稿纸”的重量——13.6公斤！

家长郭逸冰说，大家焦虑的是在群中看到了升学的一种可能性——通过刷题可以获得各大杯赛证书，这将作为升学的敲门砖。她说，群里还开设了语音课堂，邀请通过这样的渠道升学成功的孩子或家长分享经验。家长们一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一点可能性。

业内人士坦言，在这些网络社群里，九成以上的家长是盲目的，今天看某个牛娃上了什么班，马上跟风报班。牛牛妈自从加入了家长群，从最初只给孩子报1个奥数班，到如今已给孩子同时报了4个奥数班。

并不纯粹的家长群 与培训机构千丝万缕的关系

家长们对着群主的发言半信半疑。就在最近，新一期的“琅琊榜”正在制作中，各个单科竞赛的排名陆续也被公布出来，这又在家长群里引起不小的争议。“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给学校、学生排名，是为今后推优做准备。”郭逸冰说。

一名培训机构孵化出的教育类微信公众号管理者告诉记者，建立微信号的目的很简单——吸引家长粉丝，营销机构的课程和课辅产品。

这种情况下，运营者每天关注的问题很简单：粉丝量多少，文章阅读量多少。按照吸引眼球的规律来看，呈现出的故事越离谱，得到家长的关注才会越多。据此，运营者每天都在家长群里寻找这种极端案例。

另一种吸引人的文章便是排名榜单——各类杯赛获奖者哪家强、考取四大名校的初中排名和录取率都是多少，以及每逢升学及报名人数最为激烈的区和学校都有哪些……

再多深究一些就会发现，许多家长群和微信公众号背后大多与培训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也会在公众号的功能介绍中明确是服务于哪家培训机构。

比如公众微信号“汇学堂”就明确其提供小升初名校特色辅导、新概念英语辅导、3E英语考前辅导等一站式服务。公众号的内容基本上是发布培训课程安排、提供培训试题，并成为“口碑”报名入口等。还有的微信公众号在积累了大量的粉丝后，干脆办起了“杯赛”，前不久某公众号就举办了首次“千帆杯”比赛。

一些较为理性的家长坦言，这些家长群至少应该抛弃经济利益为家长服务。不然，当目标和准则开始发生偏离，谁来监督？

(文中受访家长均为化名)

一个老外的中国求学记

不接受改变，梦想可能会走远

■威尔·桑德森

周期3：知识与坚持

一边学中医，一边当老师

我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阳光城，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图形艺术家，我的母亲是一名老师。我妈妈的妈妈也是老师，我的姐姐，我的三个阿姨、两个叔叔也都是老师。哇，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很多人会这样说，但我觉得我的生活其实很简单、朴实。直到我开始记得那个故事，或是说正是因为那个故事，才让我有我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故事，但现在的我特别想通过一个小故事，将一些信息传递给大家。这个故事叫作“变化与学习周期”。

周期1：认知

痴迷中国功夫的澳洲青年

我在澳大利亚一个沿海小镇长大，在那里，无论是时间、人还是汽车都比延安高架上的走得慢得多。在别人看来，这似乎就像我们已经睡着了或是在我做梦。

我记得炎炎夏日的酷暑，春天的雷暴雨，冬天的温和以及在干燥的秋天偶尔发生的火灾。

我还记得总是在每年某个时候的炮仗声，这是由离我两个街区外还需要跑过一个小巷角的一家中国小商店发出的。他们只是在庆祝他们的传统节日春节而已。

舞狮，这种古老的传统文化习俗，在澳大利亚当地也不是很出名。那家人的父亲李先生，就是阳光之岸中国舞狮队的鼓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茫然的愿景，从我的窗户望出去，当看到这样丰富多彩、富有表现力的狮子躺在烈日之下，在李先生的后院中被修补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唯一了解中国的，当然还有长城和我以及成龙的电影。是的，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澳大利亚青年痴迷于中国功夫电影。

很快，我就15岁了，一部分中国的武术队在狮子头上跳起舞来，跳起去抓“彩宝”，或在传统的功夫节奏中打滚。

周期2：欲望

一根银针减掉七成疼痛

那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在我20岁出头的日子，汽油的恶臭和铁锈弥漫在空气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被卡在方向盘和仪表盘之间。迎面而来的车辆撞到了我。

我活了下来，因此很庆幸还能讲这个故事，但这一天却让我的下背部从盘L3和L4腰椎突出。

如果不是这个男人——庞博士、庞医生，那这一切会更糟。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是一个从15岁起就学习中国功夫的人。事故过后我尝试了一些物理疗法、按摩疗法和医疗进程。但没有一个能减轻我所感受到的痛苦，直到我的老功夫老师送我去见庞博士。我同意了，并且接下来在排队中发现庞博士所租住的公寓里有许多中国人进出，并且还总带出奇怪的棕色纸袋，里边装满了富有刺激性气味的东西。当然，那就是中药。

我坐在沙发上，只记得看到了中国农历的日历以及墙上易经的奇怪符号。终于轮到我进去见这个神秘人了。庞博士并不是一个高个子男人，当他看到我，他一直说，我当然不知道他当时在说什么。但只要我能知道他把我4英寸的银针插入了我骨盆的骶孔后，我的疼痛就减轻了70%就好了。之后我又去见了庞博士3次，就是这样。直到2005年，我从悉尼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医药学毕业，我知道他对我说了什么，也知道他到底对我做了什么让我再也没有痛苦。



你真的只是被朋友圈绑架了吗

■潘霁

中午吃饭听两个同事闲话“网络育儿经”。一个说自家孩子如何聪明，能自行从网上获取各种学习资源并和老师互动。网络成了孩子成长的好帮手。另一个强调坚决执行“断网”政策，不让孩子接触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两人各执一词。

网络技术到底是带来更多资源的万灵药，还是打开魔盒的祸首？我想，就像莫泊桑说的，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网络亦如是，关键是要学会聆听网络技术自身独特的“还嘴”。唯有恢复网络技术与人之间的活泼关系后，才有可能在Web2.0时代更有意义地与技术共处，通过技术生活。

技术的“还嘴”

许多人相信数字网络是达到更高效、更强烈感官刺激，甚至直达更美好生活的南山捷径。但当网络技术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后，这种想法大多落空。想象中的美好生活未如约而至，怀旧情绪反倒像救命稻草一样滋生出来，网络开始被不少人当做导致各种挫败感和焦虑感的替罪羊。

无论捷径还是替罪羊，两种论调都将网络技术视为被人们使用的“沉默”对象，我们对网络技术在生活中对使用者的“还嘴”听而不闻。

网络技术又不会说话，如何向人“还嘴”？其实，技术的“还嘴”并不会借助语言，更多情况下，网络技术会以其本身内在规律反向设定使用者所处的时空。技术自身的“语法”规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的流行语言 and 个人的自我认同。

比如说数字网络具有非线性、异时性和海量等传播特点。这就好比在大众媒体时代，电视的技术特点创造出家人围坐客厅观看电视的日常实践，网络技术也反向规定了使用者在生活的不同领域都须适应多线任务、碎片化阅读和定制化信息服务等新环境。这种反向规定即技术向我们进行“还嘴”的方式。回忆下，国人过年时广泛流传的各种拜年段子就体现了网络技术的“还嘴”。拜年段子创造出了朋友间崭新的交往仪式，原来因各种原因没办法或没必要联系的人被拜年段子重新勾连起来。同时，技术的“还嘴”还以极低的成本大量消费并迅速创造出中国人拜年时的新语言类型。网络技术对个人，甚至是对整个文化的“还嘴”在热闹非凡的网络拜年活动中生动体现。

技术的“还嘴”也不是单向的。人们需要有意识地与技术的“还嘴”进行不间断的协商。技术与人的协商对话的过程可能创造出意料之外的状况。我们将人与技术的关系视为“活关系”正是为此。这种“活关系”具有的创造力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也多少恢复了网络时代生活应有的浪漫。例如，网民通过社交网站创造出许多意外的传播现象。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通过“开心网”与失散多年的儿时朋友网上偶遇。网民与社交媒体技术特点之间的双向互动也让类似“表叔”这样网络自发的反腐行为涌现。

另外，不能将网络技术与人的生活分开后讨论如何利用技术改善后者的境遇。这严重低估了网络技术与生活“纠缠”的深入程度。网络技术通过不断提高计算能力，已能模拟各种交流界面。像网上聊天、网络电视、网络游戏等与线下生活不同的交流空间已大量被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生活被网络化，网络本身可能就从生活中悄然隐去了。这就像供电已成了生活司空见惯的有机组成时，除非技术发生故障，人们大概很少特别意识到自己在“使用”电。让人入迷的网络游戏就为人们理解网络时代的生活提供了恰当的隐喻。沉浸在网络游戏时空中的玩家体验到的是作为游戏角色的存在，人们在游戏时空中获得了与实体空间迥异的审美体验，创造出新的文化社区、交往仪式和权力感等。这种平行体验构成了他们整体的生活状况。从这个角度看，要解决网络游戏上瘾，关键是通过整体性介入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而不只是通过措施恢复个人自控的问题。

可以想象当实际生活的框架中到处都植入了类似游戏那样“另类”空间的界面，甚至当生活本身成为在异质空间的穿梭体验时，再去讨论网络技术对生活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多少显得不合时宜。

恢复网络与人的“活”关系

所以，我想探讨的是，有没有可能恢复网络技术与人的“活”关系，让我们更敏感地聆听技术与生活之间不断“对话”。这种聆听要求我们将技术放回到现在生活形态、文化传统和经济结构框架内，让技术本身的逻辑以不同面貌显露出来。比如，网络技术本身的重要特点就是海量信息和大规模合作的动员能力。这种集体情感的激发推动了“人肉搜索”这样的大规模民间协作。聆听技术的“还嘴”，理解这种还嘴与生活间的关系，并以个人方式与技术建立关系，可能会成为当今社会重要的社会技能。

此外，网络成了重要的生活政治和审美体验。与关掉电视不同，人

们再也无法简单地关掉网络了。无论是否愿意，人们在生活中都会越来越多地穿梭于网络技术支持的各种场景。网络非但不是生活之外的工具，反而越来越成为连接不同时空并召唤多样化存在的中介。经由网络技术在交流空间中的停留穿梭创造出新奇的审美体验。比如在上海街头到处可见的共享单车，就需要通过连接网络的手机APP才能打开。骑行者经由网络技术打开的不仅仅是实体的自行车本身，更重要的是网络技术打开了人与城市时空之间新的关联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共享单车重新体验城市，重新安排时间。如果说巴黎街头的闲逛者是现代城市社会的象征符号，在数字技术构建起的异质空间中漫无目的的穿梭闲逛的“漫游者”就形成了网络时代的独特景观。比起达成工具性需求带来的短暂满足感，网络时空中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幽灵般的“漫游”更多伴随着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殊途》中提到的那种“孤独旅人，良久伫立脚蹻……择其一端，选择终结归宿”的临界体验。如果宽容这种“漫游”并应对这种无法逃避的临界感，也成了当代人需面对的问题。

如今，网络技术已全面介入了生活，网络构成了当代生活的重要场景，人们无论是否愿意都已身处其中无法自拔。对于网络究竟带来“一个全新的美好世界”，还是毁掉了怀旧想象中“过去的好时光”，回答最终总会回到“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更关键的挑战互动成了个人如何通过与技术进行动态互动，在数字时代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作者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